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回憶社會學家黃金麟

Reminiscence of a fine sociologist-Jinlin Hwang

doi:10.6752/JCS.201710_(24).0014

文化研究, (24), 201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017

作者/Author：傅大為(Daiwie Fu)

頁數/Page：229-2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回憶社會學家黃金麟

Reminiscence of a fine sociologist — Jinlin Hwang

傅大為*

Daiwie Fu

大約在2013的11月，我收到東海社會系的許甘霖來信，說黃金麟(1961-2017)已經確診為癌症後期，社會系的同仁們想幫金麟辦一個「身體三部曲」的座談會來為他集氣。三部曲來自黃金麟過去出版過的三本書，並請三位學者分別來評論他的書。其中他在2001年最初出版的《歷史、身體、國家》，甘霖說想找我來評論。當時一方面我頗為驚訝與難過於他不幸患得此病，另一方面基於過去的交誼，我很快地就答應以對該書的評論來參與那個座談。但後來此事似乎拖延了一陣子，而那期間金麟的積極治療也漸有起色，後來到2015年年底他的狀況其實不錯，常來學校的研究室，所以籌組「身體三部曲」座談的工作又重新發酵，座談會在2016年的1月中正式於東海社會系舉辦。會中金麟全程參與，並於三位認真的評論（尚有林國明、汪宏倫兩位）之後，很有精神地對三位評論都做了不錯的回應，看不出來他已經有兩年以上對抗癌症的歷程。根據金麟的現場說法，「方才的評論雖是槍林彈雨，但我自覺還不算被掃射得滿身創傷。」後來，這個座談會的紀實，很快地就在2016年2月發表於《社會分析》期刊的第十二期¹，算是「如何用鐵鎚做社會學思考」系列的第二場。而一年之後，金麟於2017年1月19日安詳辭世。

黃金麟一生行誼多采多姿，精到的學術研究也廣為人知，他的社會學研究，常以中國近代史為其場域，不知道他背景的朋友，如果讀他的書，可能還會感到：「這個歷史學家還懂得不少社會學喔！」在當今臺灣的社會學家中，金麟的歷史素養，可能是最有深度、且最能夠和歷史學家對話的一位。

*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電子信箱：dwfu@ym.edu.tw

1 詳見〈如何用鐵鎚做社會學思考II：黃金麟「身體三部曲」書評會〉，《社會分析》第十二期，頁145-182。

今天在這裡紀念金麟，我選擇上述的身體三部曲座談會作為開頭，除了是我這個社會學的局外人對金麟的致敬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與他2001年出版的《歷史、身體、國家》頗有關。金麟於1993年學成歸國，博士論文的主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根據他在座談會中回應三位評論人的開頭所說：「說起這三本書的撰寫，某種程度可說是拜傅大為所賜，當初我回國時，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走上這條路……因為（根據王振寰說）1992年傅大為說要告別五四，臺灣學界的去中國化浪潮正興……沒想到學成歸國後臺灣已經不談五四了！」所以之後金麟逐漸轉換跑道，以身體社會學為主軸，一方面從五四往前追溯到清末，另一方面則朝後發展到蘇維埃政權²，進而研究戰後臺灣武化的身體系譜³。

黃金麟當時在座談會的說法，令我相當驚訝，過去似乎不曾聽他說過，使我在紀念金麟時，需要從另外一個歷史視野來做點回應。首先當然，如果我當年的研究（主要應基於1988年我在《台灣社會研究》第二期的〈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一文吧）⁴真的部分促成了金麟的轉換跑道，我一方面感到抱歉，但另一方面則欣喜於他雖然轉換了跑道，但後來的身體三部曲真可說是大大地開出一條新路，而且也包括了從身體的角度重新來看五四。他的第一本書《歷史、身體、國家》雖然出版於2001年，但金麟的書卻是當年在臺灣研究討論身體、身體史、身體社會學等議題的領頭先驅。其次，就我自己的研究軌跡來說，雖然閱讀我過去〈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一文的朋友比較多，但我的重點是強調思想史的研究者該專注在臺灣本身的思想系譜及可能的斷裂，避免去比附過去中國更有名的大事如五四運動等。所以從五四到臺灣的殷海光，其實已經經歷了系譜學上的斷裂，不該再隨意說殷海光的自由思想，其實繼承了五四的精神云云。但是這一切並不表示說，作為一個近代中國的重要文化運動如五四，不該成為臺灣相關學者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再說，我本來就不是研究五四的人，所以也無所謂告別五四與否的問題。

至於說當年學界正在興起所謂「去中國化」的浪潮（座談會中的主持人

2 參見《身體與政體：蘇維埃身體，1928-1937》(2005)。

3 參見《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2009)。

4 該文的全名是〈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啟蒙到台灣的殷海光〉(1988: 11-56)。文中我從近代西方啟蒙的意義開始討論，繼而談到五四的論述，最後終於50年代臺灣的哲學家殷海光的文字與翻譯。

黃崇憲也有類似的說法），雖然我對這個名詞不太熟悉，但我也未必贊成這種浪潮的說法。如果說過去臺灣的人文社會研究基本上都被中國研究所占領，而臺灣本身基本上都被邊緣化了，那麼強調以臺灣主體的角度來對臺灣歷史與社會做研究，是我所贊成的「去中國化」的意義。但如果說臺灣的人文社會研究以後不該再研究中國的種種，那就不是我所贊成的另一種去中國化的意義。畢竟，無論臺灣的學者對中國的政治立場為何，對於一個緊鄰臺灣的如此大國，且其歷史文化上都與臺灣關係密切，我們是該去了解中國的各種面向。作為一個臺灣的科學史家，我過去也曾花了約十年的功夫去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史與數學史，並思考其中可能可滋潤臺灣主體研究的養分。寫到這裡，我倒感到遺憾的是，雖然過去我和金麟會有許多交談與聊天的機會，但我也未曾聽到他對我〈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一文的意見。作為一位研究五四的社會學家，他應該讀過我那篇部分促成他轉換跑道的文章，我也十分想聽到他對該文的評論。但可惜天不假年，令人痛惜。

金麟雖然是社會學家，但精研中國與臺灣的近現代史，是臺灣重要的歷史社會學家，他做身體社會學與身體史，並不全同於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進路，而同時保持了社會學的巨觀觀點，與傅柯的微觀社會學有差異。我則出身於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繼而觸及歷史、社會學、還有性別與醫療等，應該與金麟有不少可以交流的地方。而過去的確也有機會，如我在2005年出版《亞細亞的新身體》一書時，他那時任東海社會系的系主任，曾邀我去做一個為期一星期的駐系博士班講座，熱心參與我給的三場演講。金麟那時很費心地招待我駐校及演講等，讓我至今仍然感懷於心，但可惜那時尚未能與金麟在身體社會學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大約於2005年前後，我越發投入科技與社會研究(STS)，並積極協助臺灣STS研究社群的成長，更廣泛地投入對科學、技術與醫療的人文社會研究一直到今天；而同時，金麟可能也更發展了他對文化研究方面的興趣，所以前後想來，或許我們兩人這種在研究路線上的交叉，也是後來我一直沒有與金麟作更進一步交流與對話的原因吧？

除了當年的博士班講座，我過去也曾有多次赴東海參加社會學的學術會議、座談交流與小住等等。金麟一直是我很喜歡聊天的社會學家，而且我們都喜歡打羽毛球，當年我甚至在東海和金麟打過羽毛球，記憶中他的身軀不是很粗壯，但打起球來的吶喊聲卻也不小。當時也認識了金麟的太太咸惠，發現我們都對宋代的鬼神及民間宗教感興趣。近年來，當金麟在東海舉辦社會學年會時，他也要請我來辦一個STS的專題討論之類的活動，讓我覺得我與

金麟的多年聯繫仍然維持不斷。沒想到，我最後一次參與以金麟為主的東海社會系活動，竟然就是這個「身體三部曲」的座談會或評論會。不過很高興的是，在這場座談會中，我和金麟進行了一次智性上的深入對話，並且有些驚人的話當年。至於那場對話與座談的具體內容，就要請有興趣的讀者去參考前面提過的《社會分析》期刊第十二期了。

2017/4/29 於淡水

引用書目

- 黃金麟。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05。《身體與政體：蘇維埃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16。〈如何用鐵錘做社會學思考II：黃金麟「身體三部曲」書評會〉，《社會分析》第十二期，頁145-182。
- 傅大為。1988。〈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啓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第二期，頁11-56。